李氏樂書六種

樂記補說卷之二

臣李文察謹撰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施去聲

集說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朱子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於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馬氏曰樂由陽來 万 散其文而以生育爲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朴爲事故禮主於報舜生於紹 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生於武功而

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還於內故曰報韶頀夏武皆章德而導和祭享朝聘皆報情而反始所謂反者有收斂之節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聖人作樂以禮而作之及其用樂又兼禮而用之故上一文數條皆言作樂兼

禮之妙此下四條言用樂兼禮之事大人舉禮樂一條言用樂兼禮之效蓋樂必得禮則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其用始妙天下之理陰陽盡之矣禮樂一陰陽也自報施言之施者陽也報者陰也自同異言之統同陽也辨異陰也自知行言之致知陽也窮本知變知崇事也力行陰也著誠去偽禮卑事也本來只是禮陰樂陽折開有此三項三者全則陰陽全矣全則一一則神神則妙用言樂之妙用而必備言乎禮

者天理也惟其天理故有位天地育萬物之效也是我就今日而施恩德於天下報是人前日有恩德於我而投報之施是自源而之流報是自流而遡源自生我生之也自始我所自始也章德由中而達外報情反始斂定而歸心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寳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緣去聲

集說天子賜車 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則

象輅四衛則革路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也寶龜則以青黑爲之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此明報禮之事○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

臣李文察補說曰報有報情反始二項此條獨申報情而不及反始蓋反始者郊禘之義禮中言之悉矣惟報情一義近晦故獨舉而申之亦闡幽意也然上章言天子之爲樂以賞諸侯之

有德賞即贈也報也而此以報獨歸之禮何也
蓋報之厚薄各因其情之大小如大輅九旒等
物可以贈有功如無功雖上公亦不得與如伯
子男雖有功亦不得與其中有分定處故報自
屬禮家事上言樂以賞諸侯其舞行綴長綴短
是樂中之禮自大段言之樂自樂禮自禮自細
分言之樂中自有禮禮中自有樂樂中之禮陽
中之陰也此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之理也禮中
之樂就此何見蓋喜則贈怒則罰喜處便是樂

然賵是隨恩而報之此却大段是禮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集說○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然既發於聲音而爲樂則其哀樂一定而不可變矣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也然既著之節文而爲禮則其威儀一定而不可易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親疎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

文而截然不亂所謂辨異也此禮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不可變何以為統同蓋樂者和也和者愛也安土敦乎愛故謂之不可變不可變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故謂之統同不可易何以為辨異蓋禮者分也分者定也不可以相假借者也故謂之不可易不可易則一事一禮一物一禮其究至於三千三百之各異其文故謂之辨異禮樂之說何以管乎人情蓋人心

之發自有禮樂之理有是理則有是事聖人因

其事而名之曰禮樂若與人心不相管攝聖人

亦安得而強制之哉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偩音負

集說○朱子曰偩依象也○劉氏曰人情理同而

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

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

誠隱名則僞生禮以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僞而著其理之誠也窮本知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著誠去僞者修爲之當然故曰經○愚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凝是精粗之體也

臣李文察補説曰以知行分清濁以清濁分陰陽樂情清故窮本知變禮經濁故著誠去僞本者何太極動而生陽也生則變矣故陽變而陰化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故知樂之情則能窮本知變誠者何力行有實事無虛假之謂禮者

別宜居鬼而從地地者土也誠於五常屬土故守禮之經則能著誠去僞是故禮樂備則俱天地之情矣達神明之德矣降興上下之神矣凝是精粗之體矣領父子君臣之節矣天理其有不得乎理得則吾身之天地萬物已位已育而天地之天地萬物之萬物亦隨之而位且育矣故下文遂言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者繼之天地之情一動一靜也神明之德一健順也神之上下一闔闢也禮樂有動靜之道焉有健順

之道焉有闔闢之道焉是故以傾以違以降興以凝以領精粗以道器言父子君臣以所合言凝也者合道器而一之謂也領也者理治之謂也

右第二十一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用樂兼禮之事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

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音欣煦于句反嫗於句反覆方婦反區音句毈音段伏扶又反鬻音育殰音瀆殈于閴反

集說大人舉禮樂言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也天地將爲昭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訢與欣同訢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妙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是煦嫗覆育萬物也屈生曰句謂句曲而生者也角之無䚡者曰觡觡謂角外皮之滑澤者蟄藏之蟲初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更生故曰昭蘇

也嫗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鬻姙孕而育子也殰
及生而胎敗也殈裂也凡物皆得自生自育而無
所害者是皆歸於聖人禮樂參贊之道耳

臣李文察補說曰大人舉禮樂只是順動天地
將爲昭亦只是順動禮樂是人身順動之具萬
物育是天地順動之效使無禮樂天地亦訢合
陰陽亦相得亦未嘗不煦嫗覆育萬物但所以
訢合相得處未必恰好覆育處未必極至故此
條所言皆自其恰好極至者而爲言耳

右第二十二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用樂兼禮之效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集說禮樂之事有道有器前經皆言禮樂之道此

以器言謂道之精者非習藝習事者所能知也干揚皆舞者所執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爲主故無用殷禮也北面位之卑也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在尸與主人之後其輕可知也德行在君尸主人童子有司習於藝宗祝商祝習於事故上下先後之序如此○石梁王氏曰德成而上註云德三德也漢儒訓解每以三德爲德

臣李文察補說曰禮樂有情有文有本有末上

言明聖述作情官質制言作禮樂者在情不在文此言用禮樂者在本不在末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末固不可無也然其功效之大則獨歸於本故學之者能得其本以成德為上得其末以成藝為下當其事者先盡其在我之行而後其任人之事先王以能成德為上而大用之以成藝者為下而小用之以行為先而急之以事為後而緩之則任人允而處事當可以制用於天下也本即上文施報同異情經之謂

右第二十三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用禮樂者在本不在末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相去聲

集說厭之故惟恐臥好之故不知倦如彼外之也
如此內之也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
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絃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
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文謂鼓也武謂金鐃
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亂者卒章之
節欲退之時擊金鐃而終故云復亂以武相即拊
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
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
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於此而語

樂是道古樂之正也知古樂而明脩身之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方氏曰鼓聲爲陽故謂之文鐃聲爲陰故謂之武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臣李文察補說曰上章言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故此引魏文侯問答一章以明樂聲下文引孔子賓牟賈問答一章以明樂舞此章雖有一二句樂舞以間乎其中然大段是以樂聲言居多觀下文鏗鏗以立號數節俱以

樂聲言矣以非中有故曰如彼外之以其中有故曰如此內之物之善惡各歸其分也進旅退旅樂舞靜也和正以廣樂聲靜也絃匏笙簧會守拊鼓聲之所以靜也以文以武以相以雅舞之所以靜也古樂以淡爲主靜則淡矣故曰於是道古樂意猶畫畫以古爲貴樂以淡爲古然畫之古有能知之樂之淡人不之知者蓋畫以寫造化之真景有明於目者所能知樂章人心之至德非有德者莫之契也文侯無德者故不

識由不識故不好若孔子之聞齊季札之觀魯則獨好而稱之者以有德之人而契德音故不覺其感之深而稱之至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儒音儒 獶乃刀反

集說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雜亂也姦聲以濫即前章所謂滌濫之音謂姦邪之聲侵濫不正也溺而不止即前章所謂狄成之音謂其聲沉淫

之父也及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如獮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作樂雖終無可言者況可與之言古道乎獶與猱同

臣李文察補說曰進俯退俯舞亂而不靜也姦聲以濫溺而不止聲淫而不靜也及優侏儒獶雜子女則愈亂而愈不靜矣濫言其韻之侵而過也溺言其曲之久而長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

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當去聲疢丑刃反莫音默王去聲俾俾讀爲比皮又反祉音恥施音異

集說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也書言

毫有祥大當大化之均調也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是一句讀言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爲三綱六紀之目也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綱目則附於紀也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

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名譽也俾當依詩作比子夏引詩以證德音之說○嚴氏曰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

德傳于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樂者心之聲音者器之響天地順順動也四時當陰陽和也民有德者氣運泰而善人多也五穀昌者風雨節也疾疢不作者寒暑時也無妖祥者日月不食太白不經天熒惑不入斗彗孛不見霹靂不作之類是也此天地定位其序截然不可易也聖人以是天序制爲父子君臣之禮父爲子綱君爲臣綱於中

有紀長幼爲父子之紀夫婦朋友爲君臣之紀則五禮敦天下大定矣以此禮義制之六律五聲絃歌詩頌朋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此之謂德音彼王季雖未作樂然默具德音之理於身能明其德不但知之又能推類以及於政其道足以君長乎民故其勤王家王此大邦克順以和之克俾以親之及至文王之身則德音之理顯布於功烈而靡悔矣明德惟馨惟天眷德故武王末受命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是德音施于孫子矣德音非此之謂乎
是德音也莫于王季顯于文王成于周公故曰
行其禮奏其樂古謂積德百年禮樂可興於此
可見是故君子之於禮樂也有其時則作之於
德音無其時則默之於身作則非夫人所可能
也莫則夫人所當自盡也莫其德音無聲之樂
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
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

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喬音驕

集說溺音淫溺之音也濫者泛濫之義謂泛及非已之色也燕者晏安之意謂耽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淫溺較深煩驕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宗廟

臣李文察補說曰溺者人欲之音也樂與心相似有人心有道心道心爲主則爲天理人心爲

主則爲人欲聲以有主爲中無主爲溺主者何
中聲也聲不中非濫則燕非燕則趨數非趨數
則敖辟四者皆無中聲所使也鄭音韻過侵濫
及非己之色其志淫淫者無別也宋音曲太長
耽於文色而不反其志溺溺者無節也衛音輕
而急速其志煩煩於欲如火之沸湯也齊音慢
而不讓其志矜肆於欲如斜枝直撞而出也大
抵志於天理中聲出焉志於人欲溺音出焉蓋
中聲無華美質素之音而有之則時起而起時

止而止四者之所以爲溺音以輕質素而重華美當止而不止也蓋音無質素則華美者無所用其文猶無粉地則繪者無所施其功也故謂之溺音溺也者陷於一偏而不以中和濟之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集說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言溺音害德祭祀弗用故引之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德音之可用以祭在敬

與和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集說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惑人故人君不可不謹所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

臣李文察補說曰謹其所好惡謂聽古樂則不可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可不知倦君好臣為上行民從此好惡之所以不可不謹引詩言誘民甚易見得失已之罪小失民之罪大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音腔楬丘八反壎音喧篪音池

集說鞉如鼓而小持柄搖之旁耳自擊椌楬柷敔也壎六孔燒土爲之篪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竽瑟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干

猶也戚斧也武舞所執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此則宗廟之樂也酳說見前篇有事於宗廟則有獻酬酳酢之禮也宗廟朝廷無非禮樂之用所以貴賤之官序長幼之尊卑自今日而毋之後世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德音之敬和也鞉鼓椌楬塤篪以言乎其敬鐘磬竽瑟以言乎其和蓋樂有八音以金石絲竹四者爲華美之音以匏土革木四者爲質素之音惟質故敬惟美故和

樂也者體質而用美猶洛書體方而用圓體方故陰者居四隅用圓故陽者居四正蓋圓出於方者也八音之圖亦質素者居四隅華美者居四正蓋和出於敔者也惟鞉鼓革音宜居西北今以居正北磬石音宜居正北今以居西北似乎易位何耶蓋音清而韻長者為華美音濁而韻短者為質素鼓音雖濁而韻長是質素中之華美者也故以居正北磬音雖清而韻短是華美中之質素者也故以居西北是故始奏以文

陽氣起於北也玉終條理陽氣終於西北也若
鼓居西北則侵陰而難起若磬居正北則過陽
而難止餘皆與洛書方圓之位無差蓋作樂之
理全本於洛書故也知此則德音之所以和敬
也有自由鞉鼓椌楬塤篪而鐘磬竽瑟而干戚
羽旄此是聖人始初作樂之意非奏樂者先後
之序祭先王之廟以和神也獻酬酳酢以和人
也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以和百官也示後世尊
卑長幼之序以和子孫也

五聲八音圖

琴瑟絲音生於離

柷木音生於巽

金鐘音生於兌

磬石音生於乾

鼓革音生於坎

笙匏音生於艮

管竹音生於震

壎土音生於坤

徵

商

宮

角

羽

八音方位合洛書圖

絲居之

塤居之

鑮鐘居之

磬居之

鼓居之

笙居之

管籥居之

柷敔居之

臣李文察補說曰居陰者爲質素爲敬居陽者爲華美爲和蓋洛書之位體陰而用陽者也樂音之理體敬而用和者也體者居傍以立本用者居正以趨時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橫古曠反

集說鏗然有聲號令之象也號令欲其威嚴橫則盛氣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臣李文炤補說曰金居兌位秋氣當權故其音肅殺君子聽其音悟其氣之屬於武臣也故思之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磬上聲

集說舊說磬讀爲罄上聲謂其聲音罄罄然所以爲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決封疆之臣致守於彼此之限而能致於患難之中故君子聞磬而知所思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石居乾位陰與陽敵戰鬭而死以明大分故其音果確君子聽其音悟其氣之有屬於死封疆之臣也故思之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集說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爲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淒切有廉制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於欲士無故不去琴瑟有以也夫

臣李文察補說曰絲居離位陽極陰生陰主哀

哀則收斂故其音稜陽清介不誘於欲君子聽

其音則悟其氣之屬於志義之臣也故思之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

則思畜聚之臣濫去聲畜敕六反

集說舊說濫爲擥聚之義故可以會可以衆畜聚

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聚者非謂聚斂之臣也

○劉氏曰竹聲汎濫汎則廣及於人而衆心歸之

故以立會聚而君子聞竹聲則思容民畜衆之臣

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竹居震位春氣盈盈萬物萃聚其風明庶故其音氾容君子聽其音悟其氣之屬於畜聚之臣也故思之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矣彼亦有所合之也

集說讙謂讙囂也其聲讙譁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前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

蓋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主將也故謂樂聲也合之契合於心也○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颺之韻然木以擊鼓而匏亦在竽笙之中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鼓居坎位陰極陽生陽主進進則動故其音發揚率先君子聽其音則悟其氣之發於將帥之臣也故思之惟聲鼓則然若鞞鼓則不然矣此論華美之音可用以通論理治道也聽於耳而感於心感於心而動於氣故

能立號立辨立廉立會立動蓋鐘石絲竹鼓聲之物皆氣爲之也以物之氣動心之氣一本故也然不言父子獨言君臣者就治道上言之則君臣尤著耳如五音言宮君商臣而不及父子亦此意也其寔五倫之理樂中皆通鼓聲甚也本質素之音今例論於華美之中者以鼓音雖濁而韻長是質素中之華美者也故亦以華美論之故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合也者合乎人身之倫理合乎治平之大道也此五

條事論華美之音故不及匏土木蓋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質樸其於倫理治道蓋隱而未見也隱而未見者敬之象故謂之肅肅敬謂之德音蓋五者以象事三者以象德象德者渾象事者樂象德者以感神象事者以感人故用於廟重在質音用於國重在和音然以質素將之均為德音

右第二十四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明樂聲之理以德音之

敬和為一章之旨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集說賓牟姓賈名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迺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迺出戰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引此一章問答以明前章文采節奏聲之飾也亦所以足干戚旄狄以舞之

之意蓋鞉鼓椌楬塤篪以象德也敬也鐘鼓琴瑟以象事也和也干戚旄狄以象功也又敬和之托而昭焉者觀之立於綴敬之昭也盛威登濟和之昭也夫惟敬也和也此樂音樂舞皆可以用於祭焉無心於伐紂故久立而不出而謂之病不得其衆非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集說此亦孔子問而賓牟答也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聲音之連延流液不絶之貌逮及也言武王恐

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
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即揚于王庭孚號有厲之
意重其事也而謂之恐不逮事非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集說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
蚤也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
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手足股肱也有太公之象焉

蹈厲有股肱起哉之象焉故以爲太公之志此

答非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集說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也憲讀爲軒輕之軒貫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答亦非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左爲陽爲文右爲陰爲武憲左與文也致右止武也牟賈以上所言皆非夫

咏歎淫液重其事而不輕也發揚蹈厲股肱之志非無心於伐紂者之本心也致右憲左股肱喻君之意隨以偃武脩文坐以垂拱致治也易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文之彖武之功父子一心也皆久立於綴之意也股肱起者君臣之分也隨君以文治者君臣咸有一德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夫子曰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故觀周召之治則知武王久立於綴之意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

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集說淫貪欲之意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賈又言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眞而謂武王　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

其言而謂其言與萇弘相似也一說商聲爲殺伐之聲淫謂商聲之長也者是武樂之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心矣故云志荒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惟此一條說是有合又並於綴之旨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語去聲

集說免席避席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巍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告以樂舞始終之義自始至終皆以象成言之總干者用武之象也山立

者無心於用武不輕於用武之象也武王伐紂以太公之志而果亦猶周公伐管蔡以民憲十夫之為而決蓋太公也民憲十夫也天下之公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綴音拙

集說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簫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

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郄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適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陳氏曰樂終而德尊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舞位六行自南而北三行舞

而進也自北而南三行舞而退也進者用武之象退者脩文之象舞位有六行舞人有二列一列立於南頭初位武王也一行立於北頭一位周召也君處其下臣處其上象地天之交泰也君舞自下而上天氣從地生也臣舞自上而下地氣從天降也及其極於北而反乎南也武王山立於上周召皆坐於下則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始取其交終著其分故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大抵下三位生數也上三位成數也君取其

生臣取其成則君之成功出於臣臣之成功歸於君故曰樂象成者也然山立即皆坐之意發揚即左右之心故六成復綴君臣一心也以崇天子四海喻意也心一於君臣之間而無間意喻於四海之廣而不誠此樂之所由興也然律書陽不書陰著樂爲君作也舞兼地以及臣著臣以共成其功也故廣大象地愚以爲指堂下者言以此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集說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駟讀爲四伐如泰誓四伐五伐之伐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於中國也一說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但舊註以崇訓充則未可通耳四伐或象四方征伐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矣

臣李文寀補說曰惟其無心於滅商故一出而滅商孟子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于

此可見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分去聲

集說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也濟猶成也此於武王之事爲蚤成也舞者以八立於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夫子本欲告以久立於綴之義而必先言樂舞始終之義者蓋始終莫非此意待諸侯之至不得已而伐紂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

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反音及薊音計行去聲

集說反讀爲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即至紂都也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叙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其曰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行商容即書所謂式

商容閭也弛政解散紂之害政也一說謂罷其征役倍祿祿薄者倍增之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以下是證其所以文立於綴之事以見武王之兵不得已之兵也寔止戈之武也寔脩文之武也此言武王之急於崇先聖而立贊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鞬許靳反建上聲櫜音高

集說鞬與櫜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讀為鞬鎖也櫜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鞬櫜閉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為諸侯賞其功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武王之急於偃武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射音石說音脫

集說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學之射歌貍首之詩以爲節右西學在西郊西學之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爲節也貫穿也革甲鎧也軍中不習禮其射但主於穿扎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爲矣裨冕見曾子問搢揷也說劒解去其珮劒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武王之急於脩文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食音嗣更平聲大音泰

集說冕而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盾也餘說各見前篇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武王之急於養老夫崇聖舉賢偃武脩文養老武王意也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甚非其意武之遲久深得武王之心此

象成之第一義也自始至終皆此意也觀武者
觀其意焉耳
右第二十五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明樂舞之理以武之遲
久爲一章之旨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致樂以治心者也子音慈諒音良

集說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
子諒從朱子說讀爲慈良樂之感化人之至於天
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朱子曰易直
子諒之心一句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
傳子諒作慈良字則可無疑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以上論樂聲樂舞之備以下
論樂有益於人而人不可遠之深有望於人之
體夫禮樂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句是總言
禮樂之不可遠合下節是言其所以不可

以可以治心治躬而服人故也此節言樂之不
遠以可以治心心治則道心著自馴致於安久
天神之妙易直子諒心之仁也仁則有物道樂
樂則物不能搖而居之安安則一於内而久久
則純亦不已浩浩其天天則心所存主處使神
妙不測天則至公無私故不言而人信其如是
神則德威惟畏故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集說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著誠去偽之心不可少有間斷

臣李文察補說曰首二句言禮之不可去以可以治躬躬治則人心聽命自然有莊敬嚴威之化不怒而威服其不可及也莊敬嚴威服其不可犯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以下言不用禮樂之敝以見不可不以治心治躬也大抵聖人教人不過欲人道心爲主人心聽命然人心惟危

未易退聽必用禮以制之然後不入道心惟微未易發揚必用樂以宣之然後不倦故治心治躬者爲道心人心故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集說動於內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極

和極順則無斯須之不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德以煇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容周旋之中禮君子極致禮樂之道其於治天下乎何有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承神威嚴威言之人而有樂則欣喜歡愛之心動於內人而有禮則莊敬恭順之容動於外以道爲樂故極和惟理是從故極順內和故其見於顏色者皆極和之色也和則生讓民之瞻之有與爭能者否也外順則

其著於容貌者皆極順之容也順則生敬民之望之有生易慢者否也夫德輝動於內而民弗爭其承聽有如此者此之謂神威也理發諸外而民不易其承順有如此者此之謂嚴威也

右第二十六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不可離於心身欲人學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

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報如字

集說○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爲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強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爲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反爲文故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曰莫人倦而齊莊正齊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絃匏笙簧會守拊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之以祝止之以敔此皆反而抑之者也減而不進則幾於息矣故銷盈而不反則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其易偏故禮則有報樂則有反禮有報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資於禮也○劉氏曰禮之儀動於外必謙卑退讓以自收故主於減殺樂之德動于中必和順充積而後形故主於盈盛盖樂由陽

來故盈禮自陰作故減也然禮之體雖主於退讓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以進爲文也樂之體雖主於充盛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節故以反爲文也禮若過於退讓而不進則威儀銷沮必有禮勝則離之失樂過於盛滿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則流之弊故禮必有和以爲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

中而安矣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於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合其事理之宜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禮樂內外合一之道自相不可遠禮由外面而收歛入去以減為主也樂由中心而運用出来以盈為主也禮減而進進處便是樂是禮之不可離樂也樂盈而反反處便是禮是樂之不可離禮也禮減而不進則銷二句是說所以進反為文也禮得其報則樂

得樂之用也樂得其反則安得禮之用也禮報樂
樂反一理也禮進其不及樂抑其太過進之抑
之一歸於中而已也言致一也進反以爲文允
執厥中也報讀爲褒進也

右第二十七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自相不可離欲
人兼學之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音洛耐音能肉而救反

集說○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道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而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

若笙是也瘖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劉氏曰人情有所樂而發於詠歌詠歌之不足而不知手舞足蹈則性情之變盡於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於中者不能不形於外而為歌舞形於歌舞而不為文辭以道之於禮義則必流於荒亂矣先王耻其然故制為雅頌之聲詩以道廸之使其聲音足以為娛樂而不至於流放使其文理足以為講明而不至

於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於吾身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說樂之所以必反處夫好樂者人之情樂而亂性必戕反則不亂矣聲音以八音言動靜以手舞足蹈言八音以飾聽手舞足蹈以飾視視聽飾則心之樂形矣心樂於

善則形於視聽者亦善心樂於惡則形於視聽者亦惡故曰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曲直繁瘠廉肉以聲音言節奏以動靜言不亂者不過也不過者反也樂而反焉則所以約其情而使之中而性定矣樂能定性故隨在有用下文言樂之用一節深一節如中庸三十三章四引詩亦一節深一節也樂於道故不流根乎理故足論不息者意味深長而不已也以其有華美之音故能感動人言出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者欲人知

質素華美之兼有也此章說出先王所以欲作樂之骨髓處不言禮之進者蓋意重樂故下文言感人至末皆專以樂言之矣

右第二十八章

臣李文溶分章曰此申樂不可離禮之意自樂者樂也至性術之變兼善惡言之自人不耐無樂至不能無亂先就惡一邊言之自先王耻其亂至末方就善一邊言之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

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集說○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疎至衆者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劉氏曰作樂之道先審人聲之所形或風或雅或頌或喜或敬或

變各從一體以定其調度之和然後比之樂器之物以飾其節奏此一條言樂以和禮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以樂之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者言之蓋宗廟得之而敬鄉族得之而順家得之而親其用之廣有如是者審一以定和盡一心之理也比物以飾節盡萬物之理也節奏合以成文盡動靜之理也心也物也動靜也有父子君臣萬民之道焉故能和親之也物者八音也取八方之物以為音故曰物物取八方則

足以盡物物之所至者氣亦至焉氣之所至者理亦至焉合和父子君臣萬民者盡理之謂也一者誠也在心爲誠在聲爲和審吾心之實理以定黃鍾之管而六律以和之仍被之八物以飾其聲形之舞蹈以成其文則和極矣故能和物而感動人之善心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

不能免也 要平聲 行音杭

臣 集說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統紀所以防範人心者在是曰莊曰正曰齊曰紀皆言禮之節樂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推樂之用不特能感人之善心已也耳得之而成聽手得之而成持足得之而成行獨不言目者何也蓋手持足行皆目視以爲之也在天地則爲中爲命在人則爲中爲和中和即知天之命也志意得廣即上文聽鐘聲則思武臣之類容貌得莊手容恭也得正

得齊足容重也行其綴兆故行列得正要其節奏故進退得齊綴兆即今之灰繩位奏者進也節者退也樂在天為降衷之命在人為中和之發蓋樂以反為文則有禮以節之故習之者能使人動容周旋中禮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儕音柴

集說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

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推樂之用不特可以脩身已也極樂之盛又有寓武之道焉蓋喜怒者人之情發而中節謂之和樂爲中和之紀自有怒以節喜既有怒則有軍旅鈇鉞以節之故武舞所執有干戚正此意也何本乎本於天地之命也蓋命者合陰與陽言之也陽主生陰主殺有生無殺不得爲天地之和則有喜無怒安得爲中和之紀故語和之盛而必以寓武言之何微

乎以聽雅頌之聲而知之也是故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鼙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則寓武之意彰矣故舞干羽於兩堦而有苗格有以也若宋人以歌舞之樂而志汴州之耻則有喜而無怒也安足言和此當時受詔典領之臣卒不能復古樂語樂之盛而歸於飾怒極樂之妙用也故曰禮樂之道可謂盛矣

右第二十九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足周天下之用
學之者誠爲有益孔子以樂節禮樂爲益者
以此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
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
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
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
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
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

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侯說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樂師名乙各有宜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情性使合於宜也有此德而宜此歌是正直已身而敷陳其德也故曰直已而陳德動已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有四者之應○方氏曰肆寛大而舒緩也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其柔爲剛斷齊音柔緩故性之剛決者宜歌之而終至於柔遜蓋各濟其所偏而融會之於平和之地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樂記終之以詩歌亦猶中庸終之以衣錦尚絅蓋聖學始於爲己充之可以至於無聲無臭之妙作樂始於詩歌自詩歌充之可以至於星辰理萬物育之效故人不爲聖學則已如欲爲之必自爲己始未有能爲己而不可以入聖者也故人不欲作樂則已如欲作樂必自詩歌始未有能盡詩歌之理而不能作樂者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則歌爲樂本也明矣歌頌歌雅歌風以

相似者而歌歌商歌齊以相濟者而歌相繼者陳之使盛大相濟者陳之使合中盛大則道心著合中則人心化道心著人心化此歌之動天地感鬼神也直己以相濟言無偏則直陳德以相合言欲其盛大故陳之天地位以訢合相得言四時和以五氣順布言星辰理以得度言萬物育以發生言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

事而屢斷明乎商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
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識音志
集說保循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疏
曰宋是商後此商人謂宋人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自五帝之遺聲六句解上文
商齊二字之義自明乎商之音二句解所以宜
歌商歌齊之理自臨事而屢斷勇也至末解所
以能直已之意特明直已而不及陳德蓋風雅
頌周制當時尚曉其義商齊前代之制久而理

晦以其晦故特明之勇義奚取於歌盖審一以定和由歌始歌能動氣故歌之和者氣亦和氣和即孟子所謂浩然者以其塞乎天地故有勇以其配乎道義故有義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隊音墜中去聲說音悅

集說上如抗下如隊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如墜隤也槀木枯木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端正也長言之所謂歌永言也○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盖失其本矣

臣李文寀補說曰止以聲之高者言下以聲之

低者言曲以聲之過接者言止以聲之斬截者言歌之所難在乎過接故下文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皆以過接處言之倨一字之過接也句一句之過接也纍纍自始至終皆如此過接不斷絶也一字之過接處其勢近如矩之轉角尖一句之過接處其勢寬如鉤之轉角變凡抗舉皆自下而上歌聲之上亦自下以至上故如抗以合宮凡隊墜皆自上而下歌聲之下亦自上以至下故如隊以合羽曲兼倨句折

兼矩鉤其中有商角徵之聲在焉故最難明止者畢歌也以合玉終詘然長言如抗時也嗟嘆如隊如折時也朱子謂器數不可復曉爲失其本然以詩歌對器數則器數末也詩歌本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者始也求本於器數則樂終不可復求本於詩歌則樂猶可興也蓋作樂者聖人也聖人者知倫理者也倫理具於人心發於詩歌故曰歌其本也樂記一書始末中間皆似中庸中庸始言謹獨存養中極於至誠

至聖未復自爲已誌獨而再敘之蓋謹獨者誠
聖之本也樂記始言樂者音之所由生中極於
昭宣天地治心治躬感人之盛未復自詩歌而
再敘之蓋樂之用雖極於至盛而其本則由於
歌以明樂之可興在乎心聲之審而不在乎區
區器數間也惜乎樂經之不見用於世使後人
以爲沒頓放處悲夫

佑中矩圖　句中鉤圖

右第三十章

李文察分章曰此言歌詩之宜與法所應首章樂者音之所由生也之意亦作樂之本在是欲人務之也

樂記補說卷之二終